

# 春之味

□南京 谢文龙

当枯黄的野草开始返青,当柳芽探出枝头,当阳光变得和煦起来,春天的味道扑面而来。春风带着泥土的芬芳、携着春日的暖阳,将我们全身抚摸。伸伸胳膊、踢踢腿、晃晃脖子……把拘谨的身体在春风中恣意地伸展。

野菜的味道从泥土里钻了出来。在那麦田里,在那田埂上,在那花丛中,荠菜的味道若隐若现、若有似无,清新、淡雅、朴素,让人不由自主地走向它。小时候,每到这时,母亲就会拿着刀,挎着竹篮,带上我到麦田里去挑荠菜。田野一片绿,我总是把荠菜跟野草搞混淆,母亲却总是准确无误地挖个不停。约莫个把小时,竹篮就装满了。回到家中,母亲用荠菜包饺子给我们吃。夹杂着纯朴的乡野味道,鲜得叫人梦中还在回味。

别以为春风只给我们送来荠菜这一味野蔬,马兰头、苜蓿头、小蒜头、菊花脑……哪一样都让人

垂涎欲滴。“山珍榅榅多杈芽,叶娇枝嫩多杈芽。长春不老汉王愿,食之竟月香齿颊。”说的就是香椿头。它闻上去有一种特殊的芳香,当它与鸡蛋一起下锅煸炒,整桌菜都因它而黯然失色。每到春天,我必吃香椿头,如果没有吃到,就觉得没有经历过春天一般。勤俭持家的母亲到处去挖野菜,洗干净后腌起来,炒菜时放一点调味,任何调味品都比不上它,用它来伴饭,往往要多吃一两碗。大自然的馈赠,母亲的勤劳,让我们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

当春雨淅淅沥沥飘洒起来的时候,春笋也不甘寂寞地钻出了地面。嫩嫩的笋儿馨香、柔滑,用它做上一碗腌笃鲜,春天又多了一剂鲜美的味道。“萋萋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肥美的鳜鱼或蒸或煮,都鲜得让人舍不得放下筷子。河虾、螺蛳、河蚌、鲈

鱼、江鲫鱼……吃上一口,都要忍不住地赞美春天。

明媚春光里,怎么能少得了玉液琼浆!美酒让春天的味道多了一份醇厚、多了一道浓香。芸娘为了沈复和他的朋友们春游赏花更加尽兴,特地雇了一个馄饨摊子。用炉子温酒煎茶,真是别有一番趣味。每年春节时,乡亲们也相互办酒,邀请至友亲人一起把酒话桑麻。母亲说,这叫春意酒,吃了春意酒,寓意着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明前茶的味道也搭上了春天的列车。袅袅的茶香氤氲在春风中,让春天的气味更有了几许禅意。

春天的味道还挥洒在乡亲们汗水里。他们老早就卷起裤管,扛起农具,走在了春风中,奔向了希望的田野。

桃花红、杏花白、菜花黄……大地一片五彩缤纷,春天的味道浓得再也化不开了。

# 爸爸的记账本

□南京 俞月花

这是爸爸离开我们后的第一个清明节。

爸爸是我爱人的爸爸,孩子们的爷爷,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二位父亲。我是在有一年五一劳动节回老家,为爸妈打扫房间时,无意间在爸的床头柜上,看到了他的记账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他做工的天数、具体的工钱,这本记账本让我终身难忘。

爸爸1948年12月生,苏州常熟人,没有上过学,所以他的记账本上多数是简单的数字和圈圈。退休前,爸爸在虞山上的茶厂上班。

爸爸几乎是白手起家。听我爱人说,最初爷爷奶奶的老宅,在现在房子的前面,爸爸作为家里的老二,分家时只分得其中一间。后来,他和妈一起,白天在厂里劳作,晚上回家挑泥填沟,在老宅后盖起三间平房。而后,他们陆续有了两个儿子。

上世纪90年代,他们先把三间平房铲平,在原地基上盖起了二层小楼。大儿子成家立业后,爸爸又想着自己的小儿子。在大哥房子

的后面,爸和妈又起早贪黑挑起一个新地基,为小儿子也盖起了二层小楼。

那些年,常熟经济发展快。后来,一栋栋三层洋房拔地而起。爸妈好强,看到邻居们陆续盖起了三层楼房,他们又把大哥家的楼房推倒重建,盖了大三层。

2007年,我和爱人在后面的二层小楼结婚。爸盘算着,年后要把二层小楼推倒,与时俱进,也盖上新式三层楼房。

盖新房期间我们不在家,一点没帮上忙,全是爸妈操持。等那年春节再回家,新房已经基本装修妥当。二楼的东边朝南的房间,爸妈为我们精心布置了衣橱、电视柜、温馨的顶灯,他俩住的朝北的房间,沿用了老屋里的旧三门橱和哥嫂不用的电视柜。

2009年5月29日,我们的大儿子在南京出生。爱人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爸。电话那头,爸正从山上下班回家,他听到添了孙子,特别开心,直说“一定照顾好小花(我的小名)!”2010年春节回家,儿子

七八个月了。爸抱着小孙子在家门口拍了张照片,笑得很开心。

八年后,我们响应国家二孩政策,又生了女儿。2019年春节,我们领着儿子,抱着女儿回到常熟家中过年。爸抱着小孙女,眯眼笑着。我们在家门口的同一位置,给他们爷孙俩也合了张影。后来细看时,才发现,爸穿的还是9年前抱着孙子合影时的那件外套,衣服已洗得泛白。

爸退休后,一直都没闲着。除了在茶厂兼职炒茶外,还在外面打零工。就像他记账本上记的那样,一天一百多块的挣钱攒起来。

然而,2021年7月末,爸被迫按下暂停键。他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。人生的最后阶段,爸靠输营养液维持。身体虚弱到极致,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,遗憾地对妈说:“没有忙出什么名堂啊,就这样了……”

爸离开我们已经半年多了,我常想起他的记账本,想起爸用行动教给我们的家风:勤劳俭朴,默默耕耘,用辛勤劳动奉献自己对子女的一片父爱。

# 踏莎行

□南京 刘炎资

春天,从草儿萌发的那一刻就开始了。它走到哪里,哪里就绿了。扶老携幼,呼朋引伴,油壁香车,桂棹兰桨。全都是踏莎而行,赴一场春天的盛会。

晏殊来了,他喝了一杯酒,说,我又有新词了,这是一首《踏莎行》:“细草愁烟,幽兰怯露,凭栏总是销魂路……”欧阳修来了,他说,醉翁之意不在酒,我也来一首:“候馆梅残,溪桥柳细。草薰风暖摇征辔……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。”秦少游也来了,他刚写好山抹微云,天粘衰草,转眼又是“雾失楼台,月迷津渡,桃源望断无寻处。”

踏莎,就是踏草。莎,是一种常见的野草。它的茎块可入药,叫香附子,夏季开花。踏草,是唐、宋时人广为流行的活动,又叫踏青。去年冬天,在小区,我见花工老郑和他的妻子在拔草,就问拔什么草,

回答说:“色狼。”我哈哈大笑。知道我误会了,他忙在地上写出“山兰”,解释道:此草学名香附子,俗名山兰,又叫山兰根,生长力旺盛。他们都是扬州人,扬州话里,“色狼”“山兰”,读音相似。

又是一年芳草绿。惊蛰已过,小区里的草坪上一片新绿。阳光下,草软绵绵的,又有些风。此情此景,只有“草熏风暖”四个字差可形容。下雨了,小草青得逼你的眼,草尖上顶着一颗晶莹的水珠。远看去,草上面有一层薄雾,予人一种朦胧美。小区里的草坪成片成片,这里是马里拉,那里是高牙茅,还有黑麦草,都是绿,只有深浅不同。最多的是麦冬,参差披拂,一片墨绿。如果你蹲下身子,很快就能看到,在这些草中间,还有秀颀、茁壮的莎草。

春色满园关不住。草地上,先是梅花一树,一树芬芳;接着茶花

满枝,枝枝鲜艳。高大的白玉兰迎风怒放,好像就要飞翔的鸽子;修长的紫叶李,花朵繁盛,如同星光一样灿烂;迎春柔软的枝条,挤满了花,浅黄、嫩黄、鹅黄。海棠花每一枝上都挂满粉红色的铃铛,只等一夕春雨,便次第敲响。樱花就要开了,它将给我们的是一片花的海、花的洋。

应怜屐齿印苍苔。我不忍心走到草地上,不敢坐下甚或躺下,宁愿脚下是尘土,而不是绿草。草地上,有猫在睡觉,狗儿在奔跑,有灰喜鹏飞起又飞落,四下里氤氲着草木的气息,无限春光。

我知道,此时的郊外,此时的乡间,定然是芳草如茵,姹紫嫣红,莺歌燕舞,然而我只能在小区走圈。在小区,每一次散步都是踏青,每一回举足都是踏莎而行。我可以且行且歌,我可以游目骋怀,我对自己说,你没有错过这个春天。

# 带来希望的海云

□南京 赵庆庆

海云,本名戴宁,是一位让人难忘的华人作家,江苏南京人,有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曲折的家世经历。她曾是英语口译,1987年留学美国。在专业工作之余,她创建了一个海外文学网站,“云粉”遍及海内外。

海云的父母1963年毕业于徐州医学院,都是医生。四岁时,父母离异,她随当外科医生的父亲生活。海云这样描述她的幼年生活:“动小手术,比如切阑尾,父亲会把我放在手术台边的高凳子上,我可以看他开刀;如果是大手术,两三个钟头以上的,他就会把我锁在他的医院宿舍里。我的娱乐就是翻他的书。无聊了,就坐在宿舍窗台上,看街上的车水马龙,想象自己是自由行走的人。”

海云还自编故事,想象自己飞出被锁住的房间。她的虚构才能,在上学后的读写中,飞速发展。

带着对文艺的痴迷,海云读完了三年英文口译,当上了外事口译员。随着留学潮的兴起,她梦想到国外读书深造。

1987年,海云只身赴美留学。三年后,从内华达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,在硅谷的星级酒店里做客服部经理。又三年后,她转到硅谷高科技公司任职。这期间,结婚、生子、读MBA,家庭和事业的忙碌,几乎让她无暇写作。

就这样,人到中年,工作的满足感慢慢消退,内心的倾诉感悄然上升。海云偶尔看到中文杂志的征稿启事,竟然重拾写作。这篇海外处女作登在颇有人气的《海外校园》杂志上,从此一发不可收。第一篇小说《出轨的中年女人》在美国的文学城网站连载,一万多字,受到硅谷读者的追读,此后被美国的报纸和中国的杂志一再转载。受此鼓舞,她马不停蹄地写了《冰雹》《放手》《归去来兮》“硅谷三部曲”,以硅谷华裔精英为主角,是她硅谷近二十年的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文学结晶。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,她也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,比如《飞花轻梦》《从将军到

奴隶》《欧文和他的美国妻》等等,还写了大量的散文、随笔。

这期间,全球金融危机爆发,海云的先生在硅谷的公司关闭分部,受调到了东岸的总部,海云独自留在硅谷上班、照顾儿女,辛勤地笔耕。2010年,为调整身心,海云举家搬到了美东。

美东与美西的差异、迁移的适应、工作的变化……也给她的写作带来了新气象。她的“中国故事”主人公从海外当代华人变成了故国家园的几代人。她计划创作出“金陵三部曲”。第一部长篇《金陵公子》已经出版,一举成功,荣获2017年台湾侨联会文艺创作奖小说类第一名。

现在,她写了三年多的长篇《秦淮月》是“金陵三部曲”的第二部。她的计划是:《金陵公子》写父母辈知识分子的一生,《秦淮月》写祖父母辈受战争洗礼的人生,还有一部写当代海云这样成长在金陵却去了海外的金陵人。

新冠疫情期间,她依旧笔耕不辍,写下不少纪实文字,包括华裔医生奋战在抗疫第一线、她的医学生儿子时刻准备着……在接受笔者“锦帆竞发扬于江:江苏籍海外作家系列访谈和评论”时,海云吐出肺腑之言,因为疫情,“三年没能回去,真的很想念父母和故乡。”

写作慰藉乡愁,成了她在海外讲好“中国故事”的沉甸甸的心意!

“嚶其鸣矣,求其友声。”海云不仅自己投身创作,而且乐为海内外同道打造精神家园,她创办的海外文轩网站,注册作者达上千人,不少是颇受学界好评的华人作家和诗人。读者遍布各大洲,点击达近百万人次。

近年来,海云在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文学事业的同时,还热心国内青少年的教育,设立文学奖,捐赠助学。她也回国参加华人文学研讨会,发言分享海外华人文坛的创作动态和文学活动,为国内读者和学者打开了坦诚交流的窗口。

在此,祝愿海云给华人文坛带来生生不息的希望!

# 把春天挪到窗台上

□湖南岳阳 周雪凤

一连下了好些天雨,才微微泛晴,我迫不及待地要出门走走,去田间挖些野花来,把春天挪到离我更近的地方。

窗台有些单调、孤寂,除了有春光光顾,蜘蛛偶尔在墙角的网上晒晒太阳,风一来,偶尔有一两片叶子经过,窗户摇晃几下以示回应,就再也映不出其他意象了。

田野间向上而生的野花毫不张扬,它们贴着地面生长,植株虽小,但种类繁多,紫的、蓝的、白的、黄的,点缀在青草地里、田埂上,美不胜收。

没走多远,一大片紫云英映入眼帘。我们欣喜万分,撸了袖子,徒手就去泥里挖它们。这些紫云英是用来肥田的,不久就会被铁犁翻开,裹进泥土。我们来得可真是时候,白白看了一场紫云英的盛会。

随后我们又挖了覆盆子、猫爪草、婆婆纳,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花。这些平凡的野花,每一个名字都很特别,很接地气。含蓄而朴素的花,多么适合我那带着旧木框的质朴的窗台啊!

回来的路上,我顺手采了一大束萝卜花,白色的花瓣上泛着淡淡的紫色,简直美极了!

我们把废旧的瓶瓶罐罐拿出来,装了些泥土,把挖来的野花分成一小束一小束,做成小盆栽,摆在窗台上,窗台一下子就有了明亮的色彩,有了活力。

小小的花在微风中摇曳,散出淡淡香味。没过多久,蜜蜂也来窗台安家了。
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,暮春时节,把春天挪到窗台来,心中生出欢喜,日子也明朗起来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3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